

《阿鳳上學》

1

太武山的晨光先點亮巨岩，再滑下山腰，漫過荒蕪的紅土地，最後才鑽進陽翟村彎曲的石板巷弄裡。

七歲的阿鳳赤腳踩在冰涼的石板上，空氣裡還裹著夜露，和遠處軍營的晨間軍歌。

「阿鳳啊，緊去洗面。」阿娘的聲音從灶腳的煙霧中飄出來。

她匆匆洗了臉，蹲在灶前看地瓜稀飯咕嚕咕嚕地冒泡。稀薄得能見鍋底，幾塊地瓜載浮載沉。柴火舔著鍋底，橘紅的火焰在晨光裡顯得溫暖。

阿娘從灶邊拿出一個碎布縫製的布包，前面繡了一朵小花，剛好遮住破洞。

「這是妳的書包。」阿娘說。

阿鳳接過來，摸著紅線繡的那朵花。布包裡有村公所發下來的簿子，封面上寫著她的名字：駱阿鳳。還有一支炭筆，外頭纏了布條讓她好握。

「阿鳳。」阿爸難得開口，聲音乾涸，「要是會曉讀冊，汝著愛好好仔讀。」

太陽升到了樹梢。阿鳳背起書包，跟著鄰居小孩春婷，往村公所走去。

村公所是一棟灰撲撲的古厝，屋頂缺了幾塊瓦，牆上貼著泛黃的標語：反攻大陸。臥薪嚐膽。標語的紅，在剝落的牆上像陳舊的血跡。

門口站著一個穿軍裝的男人。高大挺拔，臉曬得黑，眼睛卻很亮，像夜裡的星。

「小朋友，是來上學的嗎？」

他的口音和村裡人不一樣，又慢又正。

「我叫歐陽建華，你們就叫我歐陽老師。今天開始，我來教你們讀書寫字。」

村公所的大廳就是教室。幾張破舊的木桌椅，牆上掛著一塊木板釘成的黑板。歐陽老師拿一塊破布把黑板擦乾淨，然後用粉筆，一筆一劃地寫下三個字：

天 地 人

字寫得很慢。每一筆落下，粉筆尖在黑板上發出細細的聲音。

「小朋友，我們先認識這三個字。」他轉身面對大家。

他帶著大家念了幾遍，又教怎麼描寫。阿鳳目不轉睛看著黑板。她握起炭筆，在簿子上小心地模仿。一筆一筆，寫得很慢，怕寫錯。

「寫得很好。」歐陽老師走到她身邊。

一個早上，阿鳳學會了十個字。寫完抬起頭，歐陽老師正望著她笑。

隔壁辦公室傳來腳步聲。歐陽老師收拾得很快，帶他們到外頭屋簷下繼續寫字。

膽子大的慶成問：「老師，你為什麼要來教我們？」

歐陽老師看著她。他停頓了很久，久到阿鳳以為他聽不見了。

「因為……」他緩緩說，「上面派我來。」

然後他像忽然想起什麼，又補上一句：

「因為你們是未來的希望啊。」

阿鳳不懂。她只知道，歐陽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的時候，那些字像田裡的花生，成形、壯大。她想跟歐陽老師一樣，在黑板上寫出神奇的意義。

中午太陽很毒，屋簷下悶熱難耐。歐陽老師說可以休息，明天再來。阿鳳走的最慢，她回頭看了一眼，歐陽老師正在整理桌椅，軍服後背已經被汗水浸濕。

「駱阿鳳。」

阿鳳趕緊跑過去。

「這個給妳。」歐陽老師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鉛筆，放在她手心，「炭筆不好寫字，用這個比較好。」

阿鳳握著那支鉛筆，比炭筆輕巧得多。

「謝謝老師。」

「妳很聰明，一定學得很好。」歐陽老師摸了摸她的頭。

阿鳳用力點頭，轉身跑開，一路跑回家，像一隻飛翔的小鳥。

2

這段日子，阿鳳缺了不少課。家裡農事忙，阿爸會叫她留在家裡照顧弟妹；麥子花生播種和收割時節，她也要下田幫忙。

這天，阿鳳揹著六個月大的阿明去上學。花叢勒得肩膀緊繃，走起路來一步比一步重。

阿娘看她搖晃著，問：「阿鳳，汝小弟愈來愈重，揹會著無？」

「會，我揹會著。」阿鳳說。她不想因為阿明而無法上學。

阿鳳到村公所的時候，歐陽老師正準備教新字。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「春」字，又在旁邊畫了一棵長滿葉子的樹。

「春天一到，萬物復甦。」他轉過身，「春天，通常代表希望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，眼神望向窗外剛栽種的木麻黃，輕聲唸：

「春風又綠江南岸，明月何時照我還。」

接著，他要大家跟著唸。

阿鳳已經揹痠了。她把阿明放在身邊地上，讓他躺在花叢上睡覺，好專心上課。

歐陽老師在黑板旁邊繼續畫。他畫太武山。粉筆在他手裡像有魔法，山的稜線、花崗岩的裂紋、岩石上的斑痕，慢慢在黑板上長出來。

「明天每個人都要帶蠟筆來。」歐陽老師一邊畫一邊說，「我們要畫春天的圖畫。」

一聽到蠟筆，小朋友們七嘴八舌興奮起來。慶成說要十二色的，榮坤說他爸要買十六色給他。

阿鳳心裡卻像被什麼輕輕刺了一下。家裡沒有蠟筆，她也不敢提。

回到家，阿娘正在灶腳煮番薯簽。阿鳳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把蠟筆的事說了。阿娘沒立刻回答。她看著鍋裡翻滾的番薯簽，輕輕歎了一口氣。

「阿娘，無要緊啦。」阿鳳小聲說，「我和老師說我無愛畫圖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阿鳳拖拖拉拉不想去。阿娘催了好幾次，她才勉強背起書包。走進村公所，其他小朋友的蠟筆都擺在桌上了。花花綠綠的蠟筆盒在陽光下閃著光，像一片片彩虹。阿鳳悄悄坐到最後面。

「小朋友，把蠟筆拿出來，我們開始畫畫。」

小朋友們興奮地打開盒子，村公所大廳頓時瀰漫著一股蠟筆的香氣。歐陽老師走到阿鳳面前時，停下來。

「阿鳳，妳的蠟筆呢？」

阿鳳低下頭，臉紅得像熟透的番茄。

「老師……我忘記帶了。」

歐陽老師看著她，沒說話。他環視教室，角落還有一個叫阿火的男孩，也沒有蠟筆，一個人坐著發呆。

他轉身走到自己桌前，從抽屜裡拿出一盒十二色蠟筆。那盒蠟筆很新，盒蓋一掀開就散出新鮮花果的氣息，顏色鮮豔得讓人移不開眼。

他拿起一支紅色蠟筆。

慢慢地，掰成兩半。然後是黃色、藍色、綠色……每一支，都被他小心地掰成兩半。

「看，一盒蠟筆變成兩盒了。」他笑著說，像真的變了魔術。

他把其中一半裝進空盒，走到阿鳳面前。

「阿鳳，這盒給妳。」

阿鳳睜大眼睛，不敢相信地看著那盒蠟筆。每一支都只有一半長，但顏色還是一樣鮮豔，在她眼裡像珍寶。

「謝謝老師。」她小聲說，聲音有些顫。

歐陽老師又把另外半盒給了阿火。然後拍拍手說：

「好了。現在每個人都有蠟筆了。我們開始畫畫吧。」

阿鳳小心地拿起那半支紅色蠟筆，在紙上輕輕畫了一筆。蠟筆滑過紙面，留下一道鮮豔的紅，她呆呆看著，彷彿整個心思被吸進那道紅。

她決定畫一朵花。一片花瓣、兩片、三片，再用綠色畫葉子，用黃色畫花心。

歐陽老師走到她身邊，看她的畫。

「畫得很好，阿鳳。妳有天分。」

阿鳳抬起頭，看見歐陽老師眼裡的光。

下課時，歐陽老師叫住她：「這盒蠟筆妳拿回家吧。在家也可以畫。沒有紙，可以用日曆的背面，也可以畫在石板上。」

阿鳳捧著那盒半長的蠟筆，覺得沉甸甸的。

就在那個禮拜，來了一位穿中山裝的先生。

那天下午，歐陽老師正在黑板上寫「春」字旁邊的生字。中山裝先生從門口走進來，沒打招呼，只是在教室後方的一張空椅子坐下。他手裡拿著一本小冊子，記了些什麼。

歐陽老師看了他一眼，繼續上課。但阿鳳發現，老師寫字的手慢了下來。

中山裝先生一直坐到下課。下課鐘響，小朋友們嘻嘻哈哈跑出去。阿鳳沒立刻出去，因為阿明又睡著了，她得小心揹起他。揹好正要走出去，聽見教室後面那位先生開口：

「歐陽老師，請留一下。王安石那首詩，教材裡沒有。」

「是。」歐陽老師的聲音。

「為什麼教？」

「讓孩子認識春天。」

「是春天，還是江南？」

停頓了一下。

「歐陽老師，」中山裝先生說，「教材的事，還是謹慎些好。孩子們都需要你這樣的老師。」

屋外蟬聲很響。阿鳳貼在柱子上，揹著阿明，不敢動。

晚上，阿鳳畫了一朵花，用歐陽老師給的半支紅色蠟筆。畫完後，她又在花的旁邊，寫了一個「春」字。

3

兩天後的傍晚，歐陽老師來到阿鳳家。手裡拎著一包餅乾、一瓶魚肝油。

歐陽老師坐下沒多久，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皺皺的十元紙鈔，遞給阿娘。

「駱太太，這點錢，請您幫阿鳳多補補身體。她太瘦，臉色發黃，應該是營養不良。」

阿娘一怔，連忙搖手拒絕：「袂使啦老師，」阿娘夾雜著國語：「你自己生活嘛不容易。」

「我是老師，關心學生是應該的。」歐陽老師堅持。

那五十塊錢是他半個月的薪餉。

阿爸從田裡回來，看見老師在屋裡，連忙洗手請歐陽老師喝茶，又倒了一杯地瓜酒。

幾杯下肚，歐陽老師臉紅了。他看著躺在木板床花帳上的阿明，看了很久。

「阿鳳讓我想起一個人。」他輕聲說，「我離開北平的時候，有個妹妹，和她差不多大。聰明、愛學習。」

「你妹妹現在在哪裡？」阿娘問。

「不知道。戰亂，加上我想讀書，就分開了。」

他又喝了一口酒，低聲說：「我年輕時以為，讀書可以改變命運。」

屋子裡沒有人說話。阿爸替他添酒。

歐陽老師轉過來看阿鳳。她正坐在門檻上，手裡握著半支紅色蠟筆。

傍晚微暗的光裡，阿鳳看見歐陽老師眼裡有一個很遠的地方。那地方她不認得，也許叫江南，也許叫北平，也許只是他心裡一個沒有名字的角落。

他離開時，天已經黑了。阿娘送到巷口。回來以後，她坐在灶邊，把那五十元紙鈔展平，壓在米缸蓋下。

歐陽老師後來在村子的牆上畫壁畫。那些大幅的壁畫旁邊，偶爾會出現幾朵小小的花。那是阿鳳在旁邊當助手時，用她那半盒蠟筆，偷偷添上去的。

端午還沒到，太武山的蟬聲就已經響了。

那天下午，歐陽老師上課時忽然停下來，放下粉筆。

「明天晚上，會有端午勞軍表演。」他說，「你們不要去看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阿成問。

「就是不要去。」他說，「聽老師的話。」

教室裡靜了一下。沒有人再問。

「阿鳳，妳去不去？」春婷跑來問。

「老師說不要去。」

「老師又不曾知道。大家都要去，妳阿爸阿娘也去。」

阿鳳猶豫了。

晚飯後，阿娘真的換上了比較乾淨的衣服。「阿鳳，汝欲去無？」

阿鳳低頭想了想，她跟著去了。

中正台前集合場擠滿了人。電燈把整個廣場照得亮晃晃，像過年一樣。鑼鼓很響，表演很精采，大人們笑得很開心，阿爸阿娘也笑。阿鳳不太懂，但也跟著笑。

隔天早上，阿鳳揹著阿明去村公所，心裡有些不安。昨晚的事她沒跟老師說，但她相信老師會知道。

走近村公所時，她就覺得空氣不對。孩子們已經到齊了，但沒有人說話。歐陽老師站在村公所前的空地上。他手裡拿著一根細細的竹條。

「都到了。」他說。聲音很平靜。

「昨晚去看勞軍表演的，站出來。」

孩子們互相看了看，沒有人動。

「去過的，站出來。」歐陽老師又說了一遍。

阿成先動了。然後是慶成、榮坤、春婷、阿火……一個一個走出來，站成一排。阿鳳揹著阿明，也走了出去。沒有人留在後面。

「我昨天說過什麼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

「我說什麼？」

「不要去看。」慶成小聲說。

「那你們為什麼去了？」

還是沒有人回答。

歐陽老師嘆了一口氣。他的眼裡有一種阿鳳不明瞭的東西，像她的阿爸有時望著顆粒無收的小麥田的眼神。

「伸出手。」他說，「一個一個來。」

慶成先上前，伸出右手。竹條抬起，落下。啪。

接著是榮坤，一個一個。春婷是女孩，她還沒伸手眼淚就掉下來。老師的竹條在她小小的手心上輕輕一點，輕得像根本沒有打。

阿鳳看得很清楚，每打一下，歐陽老師自己的手都在抖。阿鳳前面還有三個人。她的心跳得很快，手心出汗，在背後悄悄握緊又鬆開。

就在這時，她聽見腳步聲。沉重的、整齊的、穿著皮靴的腳步聲。

兩個憲兵從村公所大門旁邊走過來。他們每一步都很重，踩在石板上發出咚、咚、咚的聲音。整個廣場一瞬間安靜下來。

歐陽老師慢慢轉過身。他看見那兩個憲兵。

他手裡的竹條，慢慢地垂下來，最後掉在地上。

阿鳳不敢看憲兵，只看著歐陽老師的臉。他的表情沒有變，只是眼神突然像晚上的燈火忽然被吹熄一樣。

兩個憲兵走到老師面前。一個矮一點的說了幾句話，聲音不大，阿鳳聽不清楚。歐陽老師點點頭。

他沒有說話，沒有反抗，甚至沒有問為什麼。

他只是把身上的白襯衫整理了一下。然後轉過身，面向那排還伸著手等著被打的孩子們。

他看著他們，像要說什麼。最後沒說。

然後兩個憲兵一個在前、一個在後，把他帶走了。

阿鳳看著老師的背影走遠，經過村公所的石門、經過牆上「臥薪嚐膽」的標語、經過他前幾天才畫完的壁畫。

走到巷口的時候，他好像回頭看了一眼。好像。阿鳳不確定。也許是真的回頭了。也許是她太希望他回頭，所以自己在腦海裡給他加上了這個動作。

阿鳳看著自己伸出來的右手。那隻手乾乾淨淨，沒有一點紅。

4

歐陽老師被帶走以後幾天，村子好像突然沒有聲音。孩子們不再去村公所上課。大人們在巷口遇到也不談歐陽老師。阿鳳在家裡搗著阿明，有時到田裡幫忙。但她覺得身體裡有些地方變得不太一樣，像是碗裡的地瓜稀飯跟往日相同，但吃起來就是另個陌生的味道。

流言開始擴散。有人說他以前在北平清華大學讀書，有人說他年輕時參加共青團。有人說他畫的壁畫底下藏了別的字，有人說他升旗的時候從不張嘴唱歌。阿鳳不懂什麼是共青團，她跟著歐陽老師去畫壁畫，也不懂畫下面還能藏什麼。

第二天清晨，阿娘在灶前生火。她叫阿鳳過來。

「阿鳳，阿桂嬸講，老師被關在耀飛叔公家護龍右邊那間。聽講過幾天會送

走。」

阿鳳坐在灶前。柴火咬著鍋底，地瓜稀飯開始冒泡。她想起歐陽老師伸手接過她名字那一天、想起他把蠟筆掰成兩半那一天、想起他在黑板上一筆一筆畫出太武山。

阿娘用火筷撥了撥柴火，又加了一根木頭進去，一會才說：

「裡面應該沒東西吃，咱來送粥給歐陽老師。」

中午的時候，阿娘在灶上煎了蚵仔煎。雞蛋是家裡最後兩個，海蚵是阿娘清晨去西園海岸撿回來的。蚵仔煎起鍋時金黃，邊緣焦脆，中間還軟著。再盛一大碗地瓜粥，用舊陶碗盛著，蓋上一塊布，放進竹籃裡。

「揹阿明去。」阿娘說。

阿鳳點頭。她把阿明揹到背上，提起籃子，走出門。

耀飛叔公家在村子東邊，是一棟三落雙護龍的古厝。古厝四邊都有巷子，從旁邊的小巷繞過去就到了護龍外牆。阿鳳沿著花崗岩的牆走，牆面是金黃、土黃、灰、鏽紅的石頭砌成的。巷子很窄，地上是石板，有的地方長著青苔。正午的太陽從上面直直下來，光落在牆上，牆在發燙。

她走到右側護龍的外側。

窗在牆的中段，大約比她高兩個頭。窗不大，花崗岩窗框、上面有一道紅瓦小簷，窗上嵌著七根直鐵條，鐵條生了鏽，看起來像黑中帶紅。中間有一根歪斜了，靠在另一根上。

她停在窗下。沒有人。巷子裡只有蟬聲。

她踮起腳尖。指尖勉強碰到窗檻底下的花崗岩。阿明在她背後動了動，她輕輕拍他。

「歐陽老師。」她小聲叫。

沒有回應。

她又叫了一聲，這次稍微大一點。

「什麼人？」

是歐陽老師的聲音。但是不一樣，那聲音又啞又小，像從很遠的地方傳出來的。

「老師，是我，阿鳳。」

窗裡面有動靜。過了一會，一個模糊的身影靠到鐵條後面。光線很暗，她看不清他的臉。

「阿鳳？妳怎麼來了？緊回去。」他生硬地夾了一個閩南語，緊這個字就是趕快，他像在倉促中試一個陌生的東西。

然後他換回國語：「快走，這裡不適合妳來。」

「老師，阿娘煎的蚵仔煎。」

阿鳳踮著腳，把陶碗從布巾下取出來。她必須把手高舉過頭，才能夠到鐵窗的縫。鐵條之間的空隙只夠一個碗側身穿過去。花崗岩窗檻粗糙，刮到她的手腕。

然後阿鳳攀上鐵窗，她的腳掌蹬在花崗岩塊的細縫，雙手抓住鐵條。

歐陽老師握著那碗蚵仔煎，手微微顫抖。那是一隻她從未見過那樣脆弱的手，不像以往那樣穩穩地握著粉筆或蠟筆。碗接過去之後，他低頭聞了一下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氣，沒開口說話，他蹲下來，慢慢地吃，每一口都吃得很小心，像怕弄灑，又像不知該不該吃，他的身子縮著，有如一隻被暴雨打落到水溝的小鳥，驚懼怯懦。

阿鳳望著，只覺得眼前的歐陽老師跟從前講課時那個站得筆直、聲音響亮的老師很不一樣。

他吃完了。把碗推回鐵條縫，阿鳳接過來，放回籃子裡。

接下來她每天去送粥，有時候是蚵仔煎、有時候只是兩顆地瓜。歐陽老師的聲音一天比一天虛。有時他會問她字、問她書、有時候只是問她家裡好不好。他

從來不問自己的事。

護龍外的巷子白天很靜。有一次一個憲兵巡過來，看見阿鳳蹲在牆下，看了她一眼，走了。

第五天阿鳳揹著阿明到了窗下。她叫「老師」，沒有人回應。她叫了第二聲、第三聲。

隔壁一扇窗有微弱的聲音：「小妹妹。」

阿鳳往裏看。鐵條後面有另一張臉，她不認識的人，瘦得看不出年紀。

「妳找歐陽老師？他昨夜被帶走了。聽講要送去台灣，再送去綠島。」

巷子裡很靜，只有蟬聲。太陽從花崗岩牆上反射下來，牆上那些金黃、土黃、灰、鏽紅的石頭，每一塊都在發燙。

阿明在她背上醒了，動了動身子。她伸手往後拍他。然後她彎腰，拿起籃子，沿著原來的路，慢慢走回家。

5

三年過去了。村公所後來又來了一位老師，也有了新的課本、新的黑板、新的粉筆。阿鳳又斷斷續續去上了一段時間，直到阿爸說她長大了，要在家裡多幫忙。

那年阿鳳十歲。

她不再去上學。阿爸去村公所領回舊報紙引火，阿娘把它們堆在灶邊。阿鳳坐在灶前燒柴，就著火光，一張一張把報紙讀過。看不懂的字，她用手指在泥地上描。描過了，再把報紙塞進灶裡。

火一起，字就沒了。

有時阿娘會蹲在她旁邊，看她描。阿娘沒上過學，不識字，但她看著阿鳳的手指在泥地上動，自己也跟著動。

「這是什麼字？」阿娘問。

「春。」阿鳳說。

「妳會寫嗎？」

阿鳳就在泥地上寫給她看。阿娘看著她一筆一畫，看了很久。

那年冬天，郵差李叔騎腳踏車來到門口，大聲喊：

「駱阿鳳！駱阿鳳！妳有信！」

阿鳳從灶腳跑出來。李叔叔把一封信遞給她，眼神有些奇怪。

「從台東來的。」

阿鳳接過信。那是一張摺起來的聖誕卡。正面畫著一棵聖誕樹，樹上掛著幾朵雪花。翻過來，背面畫著一隻鳳凰。展翅、向上、金色的尾羽，底下是藍色的海。

寄信人地址寫著台東縣綠島鄉。署名歐陽建華。

阿鳳把卡片拿在手裡，站在巷口沒有動。鳳凰的每一根羽毛都是他畫的。

打開卡片。裡面寫著：

親愛的阿鳳：

老師常常想起妳，想起妳清澈的眼睛和認真學習的樣子。不知道妳現在還好嗎？字寫得更好了嗎？

老師在一個叫綠島的地方。這裡四面環海，風景很美，每天看著海鷗在天空中自由飛翔，老師常想到妳。謝謝妳曾經為我送粥和食物，那是讓我支撐到現在的最大力量。

老師有個請求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請妳找村長幫忙，開一張證明書，證明老師曾經在陽翟村教過書。這對老師很重要。

妳的老師 歐陽建華

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

阿鳳讀了一遍，又讀了一遍。她認識每個字。

她想起灶前燒掉的那些舊報紙。字在火光裡就會消失不見，但有些字像刻進身體，永遠都不會消失。

她把卡片摺好，藏在床板下。

第二天阿鳳去找村長。

村公所的新漆比之前更鮮紅，辦事的桌椅也換了。歐陽老師畫過的那幾幅壁畫，被新的標語蓋過去了。只有靠近屋簷邊上，還能看見一小塊他原本畫的木麻黃樹的綠葉。

村長坐在桌子後面：「阿鳳，什麼事？」

阿鳳把聖誕卡放在桌上。

「村長叔叔，歐陽老師從綠島寄信來。他請您開一張證明，證明他在我們村子教過書。」

村長的臉色一下子變了。他低下頭看那張卡片。然後他把卡片闔起來，推回阿鳳面前。

「阿鳳，妳還小。有些事情妳不懂。」

「可是歐陽老師說這對他很重要。」

「阿鳳。」村長放低聲音，「這種證明我開了，整個村子都會惹麻煩，妳阿爸阿娘都會惹麻煩。妳懂嗎？」

阿鳳不懂。但她看村長的眼睛，她知道他不會開。

她拿起卡片，轉身要走。

「阿鳳。」

她回頭。村長張了張嘴，好像要說什麼。她等著。他沒有說出來。

「沒什麼。」他說，「妳回去吧。」

阿鳳走出村公所。中午的太陽很烈。回到家，阿娘正在灶腳。

「村長怎樣講？」

阿鳳搖搖頭。阿娘沒有再問。她把火撥了撥，繼續煮飯。

隔年夏天，阿鳳十一歲。

那年八月二十三日傍晚，阿鳳正在井邊打水。忽然遠處傳來沉悶的響聲，像雷，但不是雷。響聲越來越密、越來越近。村公所的大喇叭開始叫：

空襲警報！

阿爸從田裡跑回來，臉色發白。

「緊，緊走，大陸打過來了。」

全家人匆忙往村子北邊的防空洞跑。阿娘揹著最小的弟弟，阿鳳牽著阿明。阿明四歲了，腳步還不穩，但已經可以自己跑。

防空洞裡擠了幾十個人。空氣很悶，有人咳嗽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小聲念佛。砲彈落下的時候，整個地都在震。粉塵從洞頂的縫隙裡簌簌落下。

阿明被砲聲嚇到，哇一聲哭出來。阿鳳把他抱進懷裡，拍他的背。

「阿姊，阿姊。」阿明哭著叫。

阿鳳低頭，在他耳邊輕聲說：「阿明，阿姊教你背一首詩。」

「詩是什麼？」

「春風又綠江南岸。」

「春風……」

「明月何時照我還。」

「明月……照我還。」阿明一個字一個字地跟著唸。

又一發砲彈落下。地震得更厲害。阿明哭聲停了，緊緊抓住阿鳳的衣角，把臉埋進她胸口。

阿鳳的手伸進衣襟，那裡有一張她從床板拿出來、帶在身上的聖誕卡。卡片上的鳳凰還在，金色的尾羽朝上。

她閉上眼。砲聲一陣一陣。時間很長。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睡著了。夢裡她看見歐陽老師站在黑板前面，轉過身對她笑。

「寫得很好。」他還要說什麼，然後她就醒了。

醒來時，天已經亮了，砲聲停了，防空洞裡有人出入，有人在外面燒水煮地瓜粥。

阿鳳走出防空洞。外面是清晨的太武山。晨光總是先點亮巨岩，再滑下山腰，漫過荒蕪的紅土地，最後才鑽進村子裡彎曲的石板巷弄。一隻白頭翁從相思樹林那邊飛起來，振了振翅，往太武山的方向飛去。

她摸了摸衣襟裡的卡片，還在。